

想象有一天，你将穿越书本的屏障，
走进小说里的奇幻世界……

The Eyre Affair

谋杀简·爱

[英] 贾斯泼·福德 著 龚容 何静芬 叶贵与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I561.45
F690

Eyre Affair -39

谋杀简·爱

[英] 贾斯泼·福德 著 龚容 何静芬 叶贵与 译

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谋杀简·爱/(英)福德(Florde, J.)著;龚容,何静芬,叶贵与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5.10

书名原文: The Eyre Affair

ISBN 7-5327-3719-5

I. 谋... II. ①福...②龚...③何...④叶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42174号

Jasper Florde

THE EYRE AFFAIR

Copyright © 2002 by Jasper Florde

All rights reserved including the
rights of reproduction

in whole or in part in any form.

图字: 09-2003-455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

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谋杀简·爱

[英]贾斯泼·福德 著
龚容 何静芬 叶贵与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www.yiwen.com.cn
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书刊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90×1240 1/32 印张 12.25 插页 2 字数 314,000

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—6,000册

ISBN 7-5327-3719-5/I·2111

定价: 24.00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献给我的父亲
约翰·斯丹迪许·福德

1920—2000

他从来不知道，也永远不会知道我就要出书的事，不过，假如有这种可能，他准会既感到无比自豪——又觉得非常意外。

目 录

- 1 芳名礼拜四·耐克斯特 / 1
- 2 盖茨海尔 / 13
- 3 回到我的案头 / 21
- 4 哀苛龙·哈得斯 / 33
- 5 搜寻罪犯,惩罚无辜 / 49
- 6 《简·爱》:去小说里短途旅行 / 68
- 7 歌利亚财团 / 75
- 8 乘飞艇回斯温顿 / 81
- 9 耐克斯特一家 / 95
- 10 斯温顿,菲尼斯饭店 / 111
- 11 波利回忆那双洞悉灵魂的眼睛 / 127
- 12 特工二十七部:文学侦查部 / 133
- 13 边境上的教堂
- 14 与鲍登共进午餐 / 147
- 15 你好,夸弗雷先生! 再见,夸弗雷先生! / 155
- 16 史特尔米·阿彻尔和“菲利克斯七号” / 166
- 17 特工十七部:吸血鬼和骗子 / 176

- 18 又见兰登 / 183
- 19 傲慢无礼的乔斐·耐克斯特 / 196
- 20 三齿叉博士 / 206
- 21 哈得斯和歌利亚财团 / 214
- 22 等待的游戏 / 221
- 23 接头地点 / 226
- 24 马丁·瞿述伟被缓期执行 / 238
- 25 有充分的时间考虑 / 244
- 26 横越地球者 / 249
- 27 哈得斯找到另一部手稿 / 270
- 28 哈渥斯府 / 292
- 29 《简·爱》 / 301
- 30 大众的强烈呼声 / 306
- 31 威尔士人民共和国 / 310
- 32 桑菲尔德府 / 326
- 33 书已写完 / 337
- 34 他们那本书的故事已接近尾声 / 352
- 35 我们这本书的故事已接近尾声 / 359
- 36 嫁作人妇 / 374

1

芳名星期四·耐克斯特^①

“……当初发起成立‘特别行动组织’的目的，是要让它去执行那些大家觉得太特殊太专业的警察任务，这些任务是正规警力无法完成的。这个机构总共有三十个部门，级别低些的，有调解普通邻里纠纷的特工三十部；级别高些的，有侦查文学犯罪的特工二十七部以及侦查艺术犯罪的特工二十部。尽管一般人都知道，特工十二部其实就是时间警察的一个部，特工九部则专门从事反恐活动；但特工二十部之上的所有的部从事的都是绝密活动。有谣传说特工一部就是调查内部特工人员的部门。至于其他的部管些什么，随你怎么猜都行。不过，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，那就是绝大多数特务以前不是士兵，就是警察；并且，他们的脑子都有点不正常。当时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，“想成为特工部的人，就得稍稍表现得像个怪胎……”

——摘自米雅·德·弗洛斯的《特别行动组织简史》

我父亲生了张能教钟摆停走的脸。我这倒不是影射他脸长

得难看或别的什么，这是时间警察惯用的一个术语，用来形容某人本事减慢钟摆速度，有本事减到非常非常慢的地步。我爹当过时间警察部的上校，一直不声不响干着他那份工作。干得那么不声不响的，连他失踪与组织失去了联系，我们都毫不知情，直到后来有天早上，他在时间警察的那帮伙计，手里攥着一份印有签发、截止、开启日期，“抓获并立即处决”字样的逮捕令，突如其来闯到我们家，向我们打听这会儿他人在哪儿，落到了哪个年代。打那以后，爸爸就一直处于无人管束的状态；后来从他几次回家探亲时我们陆续得知，他觉得整个机构“无论从道义的角度看还是从历史的角度看都腐败透顶”，他正开展一场“一个人的战争”，在负责“非常时期治安稳定”的办公室内部与官僚主义做斗争。我搞不明白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，现在也还是弄不明白；我只是希望，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，也不要因为干的这些事而连累自己。这种能叫时钟停下不走的本事，是他千辛万苦好不容易才练就的，这种本事也是无法撤销的。如今，他已成了一名孤独的时间浪人，不是仅属于某个年代，而是属于所有的年代。除了由时间碎屑组成的太空以太^②，他无家可归。

我本人并不是时间警察的一员，也从没想过加入这个行列。根据世面上各种流传的说法，虽说这份工作薪金优厚，而且，这个机构号称可以给你第一等的退休金待遇：一张单程车票，能把你带到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地方、任何一个年代；然而这份工作可不是那么有趣好玩的。不，那一类的工作并不适合我。我就是大家所说的那种“一级特工”，隶属于设在伦敦的侦查文学犯罪的特工二十七部。这份工作远远不像听上去的那么光彩。自一九八〇年以来，一些大的犯罪集团开始插手有利可图的文学市场，我们的工作越加繁重了，而我们的财政经费却是少得可怜。我在管辖

① 女主角名字的意思是“下周四”。

② 以太，媒质的一种，以前被假定为电磁波的传播媒质，是一种具有绝对连续性、高度弹性的极稀薄的媒体。

这一地区的头目鲍斯威尔手下工作。他是个矮胖子，看上去就跟一袋长着胳膊和腿的面粉似的。他把这份工作视作身家性命；语词便是他的生命与爱情；没什么能比追踪到一名假冒的柯勒律治^①或伪造的菲尔丁^②更教他高兴了。正是在鲍斯威尔的领导下，我们捕获了那个偷盗并贩卖塞缪尔·约翰逊^③初版作品的犯罪集团；还有一次，有人声称找到了莎士比亚那部散佚的剧作《卡尔登尼奥》，结果经我们证实，纯属子虚乌有。这当中不乏乐趣，但和成年累月、千篇一律的日常琐事相比，工作带来的兴奋感简直就如沧海一粟，那正是特工二十七部的特点：我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对付非法贸易、版权侵犯和欺诈行为上了。

我在特工二十七部与鲍斯威尔共事了八年，和匹克威克^④一起住在攻达谷公寓。匹克威克是一只再生宠物鸵鸵鸟^⑤，曾经有一段日子，“拯救灭绝物种运动”风靡一时，你可以很方便地通过计算机把克隆动物的成套设备买回家。那时候，我一心一意地，不，是不顾一切地，想离开文学侦查部。然而，从没听说过有调职这种事，升职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。想成为一名正式警官，唯一可走的一条路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升迁或调离。然而，这种事永远都不会发生的；特纳警官就盼能嫁个有钱的白马王子，至于事业嘛，就让它维持现状吧。不过说到底，那也就是一种良好愿望

① 塞缪尔·泰勒·柯勒律治(1772-1834)，英国诗人、评论家，著名诗作有《忽必烈汗》、《古舟子咏》和评论著作《文学传记》，与华兹华斯合著《抒情歌谣集》，开创英国文学史上浪漫主义新时期。

② 亨利·菲尔丁(1707-1754)，英国小说家、剧作家，曾写过政治讽刺喜剧，遭到禁演。所写小说讽刺当时的社会制度，为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奠基人之一，代表作有《汤姆·琼斯历险记》、《约瑟夫·安德鲁斯》。

③ 塞缪尔·约翰逊(1709-1784)，英国作家、评论家、辞书编纂者。他是18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文学界人物，著有《英语辞典》、《莎士比亚集》、《诗人传记》，作品有长诗《伦敦》、《人类欲望的虚幻》等。

④ 狄更斯小说《匹克威克外传》中人物匹克威克的名字，为人宽厚憨直。

⑤ 又称留尼旺孤鸽，印度洋毛里求斯岛上一种笨重不会飞的大鸟，17世纪即已绝种。

罢了，多数情况下，这个白马王子后来不是成了骗子、酒徒，就是已有妻室。

正像我刚才所说的，我父亲长了一张能让时间停止的脸；而这恰巧是一个春日早晨发生的事情，那会儿，我正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吃三明治，那里离我工作的地方不远。突然，周遭的一切晃动了一下，终于完全停止了。咖啡馆老板话讲到一半愣住了，电视屏幕上的图像也蓦地定了格。咖啡馆外边，鸟儿们正一动不动地吊在天上。汽车和有轨电车停在马路上，一个即将发生车祸的骑自行车的人，固定在半空中，发怵的神情冻结在他的脸上，他的身体凌空悬在离铁硬的柏油路面两英尺的地方。一切声息都停止了，代之以一种频频闪回的单调的嗡嗡声。全世界的噪音，以同样的频率和音量，无限止地停顿在那一个瞬间。

“我的宝贝女儿近来还好吗？”

我转过身去。这会儿，我父亲正从一张餐桌的座位上站起来，亲热地拥抱我。

“我挺好啊，”我一边答，一边也紧紧搂住了他。“最最亲爱的父亲，您近来还好吗？”

“没什么可抱怨的。时间是一位高明的医师。”

我细细端详了他一会儿。

“要知道，”我口中喃喃地说，“每回见到你，我都发觉你似乎更年轻了。”

“确是如此。我是不是快要做外公了呢？”

“照我现在这副德行？绝对不可能的。”

父亲挑起一边眉毛，微微一笑。

“这会儿话还不能说得这么死。”

他把一只伍尔沃斯牌的包递给我。

“最近我一直在七八年逗留，”他向我报告。“我给你买了这个。”

他又递给我一张披头士乐队的单曲唱片。我没认出是哪一首曲子。

“这个乐队不是在七〇年解散了吗？”

“不是一直都解散的。有没有别的新闻？”

“和以前没啥两样。鉴定啦，版权啦，盗窃啦……”

“——还是那老一套？”

“对喽。”我点头称是。“还不是那老一套。你为什么上这里来？”

“我去看过你妈了，三周以前的你的妈妈，”他一边回答，一边看着手腕上那个大计时器。“还不是为了……啊咳……那个老问题嘛。有一个礼拜工夫，她一直打算把墙壁刷成紫红色……你不可以跟她商量一下，劝劝她？那跟窗帘的颜色不协调。”

“她看上去怎么样？”

他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
“还是那副老样子，容光焕发。麦克劳夫特和波利也希望有人会记得他们。”

麦克劳夫特和波利是我的舅舅和舅妈；我深爱他们两个人，虽说他们两个人都疯疯癫癫，滑稽兮兮。最让我遗憾的，是我没去看望麦克劳夫特舅舅。我都有好几年没回过家乡了，也很少回家探亲，尽尽孝道。

“你妈和我都觉得你不妨多回家看看，这么做说不定对你有好处。她觉得你对待工作未免过于认真了。”

“这么说未免有点荒唐，爸爸，这可都是你传给我的。”

“噢哟，你真是一针见血！那你历史学得如何？”

“还不坏吧。”

“你可知道惠灵顿公爵^①是怎么死的吗？”

^① 惠灵顿公爵(1769-1852)，英国陆军元帅、首相、将军和政治家。在半岛战争(1808-1814年)中任英军指挥官，滑铁卢战役(1815年)指挥英、普联军打败拿破仑，从而结束了拿破仑战争。

“那当然，”我回答说，“他是在滑铁卢战争爆发前夕被一个法国狙击手开枪打死的。干嘛问这个？”

“噢，没什么原因。”父亲故作天真地嘟囔一句，在一个小笔记本里潦草地涂了一行字。他稍微琢磨了一会儿。

“这样说来，是拿破仑打赢了滑铁卢战役，对不对？”他加重语气，一字一顿地问我。

“当然不是，”我连忙回答。“陆军元帅布吕歇尔及时出面干预，挽救了大局。”

我眯起一双眼睛。

“爸爸，一般程度的历史教科书都这么说。你到底要搞什么鬼啊？”

“嗯，这也有点太凑巧了，你不那么认为？”

“巧在哪儿？”

“纳尔逊^①和惠灵顿，大英帝国两位伟大的英雄，都在决定他们命运的那两场重要战役爆发之前，早早地给法国人打死了，这不蹊跷吗？”

“你想影射什么？”

“说不定这和法国修正主义者的卷入有关。”

“不过，这并没有影响到这两场战役的最终结果啊，”我果断地说。“这两场战役我们都取得了胜利！”

“我从没说过他们精于此道。”

“这真太滑稽了！”我打趣道。“我猜你不会想说同一拨修正主义分子，还在一〇六六年杀死了哈罗德二世^②，并帮助了诺曼

① 霍拉肖·纳尔逊子爵(1758-1805)，英国海军上将，1794年因作战负伤右眼失明，1797年失去右臂，在尼罗河战役(1798年)中打败法国舰队，就此终结了拿破仑征服埃及的企图。后任地中海舰队司令(1803-1805)，1805年在特拉尔加角打败法国-西班牙联合舰队，本人受重伤阵亡。

② 哈罗德二世(1020?-1066)，英格兰最后一个盎格鲁-撒克逊国王，在位仅9个月，在与诺曼底公爵威廉作战时阵亡。

底人入侵英国！”

爸爸倒不觉得好笑。他不无诧异地问：

“哈罗德？给杀死了？怎么杀死的？”

“中箭而死，爸爸。箭射中了他的眼睛。”

“杀他的是英国人还是法国人？”

“历史书上没有，”我答道。这些古怪的问题让我有点不耐烦了。

“你是说，箭射中了眼睛？……时间上对不上啊，”他轻声念叨着，又在笔记本上记了一笔。

“怎么对不上了？”我问道，没完全听明白他的意思。

“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倒霉的却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……”

“这是《哈姆雷特》里的话吧？”我问道，认出这是一句台词。

他没有回答，匆匆记好了笔记，啪的一下阖上了笔记本，然后，把指尖儿按住太阳穴揉了一会儿。他这样做的时候，整个世界往前振荡了一下，然后再一次冻结。他局促不安地朝四下各处瞧瞧。

“瞧我的吧。谢谢你的帮助，小甜豆儿。等见到你母亲，告诉她把火炬烧得旺一些——还有，千万别忘了说服她别用那种颜色刷卧室墙壁。”

“除了紫红颜色，别的都可以，对不对？”

“一点不错。”

他冲我笑了笑，在我脸蛋上碰了一下。我眼睛一湿；所有这些探访都过于短暂了。他觉察到我的悲伤，又对我一笑，小孩子渴望从他们的爸爸那里得到的那种笑。随后，他说道：

“因为我投身到以往的世界，特工十二部的人看得很远……”

他话说了半截，顿住了，由我来把这句引言说完，这是那首《老时间警察》歌里的句子，在我年纪还小的时候，爸爸常常对我

唱这首歌。

“……看得见世界的未来，看得见各种各样的可能！”

然后，他就走了。时钟又开始走动，世界犹如荡起了一道涟漪。酒吧侍者接着把下半截话讲完，鸟儿们飞到鸟巢里，电视屏幕上又跳出那个让人恶心的“乐乐汉堡包”的广告，马路上那个骑自行车的人扑通一声跌落在柏油路面上。

一切又都恢复了正常。除了我，谁也没有注意到爸爸的到来和离去。

我要了一份蟹肉三明治，一面心不在焉大口咀嚼着，一面呷一杯似乎要过好久才能冷却的摩卡咖啡。咖啡馆里客人不多，酒吧老板斯坦福德正忙着洗杯子。屏幕上跳出了蛤蟆新闻台那个标志的时候，我搁下了报纸，看起电视来。

“蛤蟆新闻台”是欧洲规模最大的—家电视台，背后的操纵者是歌利亚财团。这家电视台一天二十四小时连续播放时事新闻，这是别家国立新闻电视台望尘莫及的。歌利亚财团给予它经济上的支持，确保它地位稳固，却也让“蛤蟆”染上了一丝颇为可疑的色彩。谁都不喜欢这个企业强加给这个国家的有害控制，而“蛤蟆新闻网”所受的抨击，超出了它实际应得的份额，尽管一再有人否认是它的母公司给它定了调。

“您好，”随着一阵吵闹的音乐，响起了女新闻播音员叽哩呱啦的声音。“这里是‘蛤蟆新闻节目’！‘蛤蟆’，为您播放全世界的新闻，为您播放刚刚发生的、此时此刻的新闻！”

聚光灯打到女新闻播音员的身上，她冲着镜头妩媚地一笑。

“今天是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日，现在向您播放午间新闻，由我阿历桑德丽娅·贝尔福利奇为您广播。”她大声宣读着，“联合国通过第17296号‘坚决主张英国和俄罗斯政府开始有关君主政权的谈判’的决议之际，克里米亚半岛这周正在接受审查。在克里

米亚战争进入第一百三十一个年头的时候，国内和国外的压力集团^①一致敦促和平了结两国间的敌意。”

我闭上眼睛，轻轻嘟囔了一句。七三年的时候，我曾去那里履行一项爱国者任务，亲眼看见所谓辉煌和荣誉之下的战争的真相：酷热，严寒，恐惧，死亡。女播音员继续往下说，含着一丝沙文主义者的口吻。

“一九七五年，英国军队把俄罗斯军队，从他们在克里米亚半岛最后的落脚点驱逐出去的时候，曾被看作是赢得了压倒性的胜利。然而，自此以后，这一地区始终处于胶着状态。上星期，戈登·达夫—罗莱克斯爵士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举行的一次反战集会上，对该地区群众的情绪做了一个总结。”

镜头迅速切换到伦敦市中心一个大型和平演示会上。达夫—罗莱克斯正站在讲坛上，在一大堆高高低低的麦克风前面发表演说。

“抑制俄国扩张主义的借口正式开始于一八五四年，”传来单调的画外音，“近年来，也逐渐瓦解，仅仅沦为一种维护民族自尊心的演习方式……”

我仍旧在洗耳恭听，虽说这套陈词滥调我几百年前就听了。我头皮上冒出一层细汗，又呷了一口咖啡。达夫—罗莱克斯发言的时候，电视上出现了一组老掉牙的镜头：塞瓦斯托波尔^②，那个有英国军队驻防的重镇，那是个只留下少量建筑遗址和历史古迹的城镇。无论何时看到这些画面，我的鼻子里就会闻到无烟硝化甘油火药^③的气味。脑海里便会闪过爆破弹轰隆一声炸响的画面。我不由自主地去摸那次战役留给我的唯一的外在标记——我下巴上那个微微突起的伤疤。其他人就没我这么幸运了。一切都

① 为了其自身特殊利益和权利而谋求对公共政策（尤其是政府立法机关）的影响的利益集团。

② 前苏联现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西南岸港市

③ 一种无烟炸药，由硝化纤维素、硝化甘油和凡士林组成，在丙酮中溶解，风干并压成绳状。

没有改变。战争还在无情地进行着。

“尽他妈的瞎胡扯，礼拜四，”耳畔响起一个一本正经的声音。

说话的是咖啡馆老板斯坦福德。和我一样的是，他也是克里米亚战争^①的退伍军人，不过是在更早的战役里。和我不一样的是，他损失的可不仅仅是天真无邪以及几个亲密战友；他如今依靠两条锡腿一瘸一拐地走路，身体里依然留有若干榴霰弹片，拿这些材料来造半打烘豆子罐头，也是绰绰有余的。

“克里米亚变成现在这副鬼样子，都要怪联合国不好。”

他喜欢跟我聊有关克里米亚的事，虽说我们俩意见不合。没人真的想这样。士兵们跟人议论威尔士归属权的问题更容易得到赞扬；克里米亚战役的休假士兵往往会把他们的制服留在衣橱里。

“我看不是这样。”我模棱两可地回答，一边朝窗外的街角处望去。那里，能看见一个从克里米亚退役的老兵沿街乞讨，他正在背诵朗费罗^②的诗句，想靠这个挣上几个便士。

“假如我们在此时此刻退却，就会令所有牺牲者白白浪掷了生命，”斯坦福德粗声粗气地加了一句。“自从一八五四年，我们就在那里了。它是属于我们的。同样，你也不妨说我们该把怀特岛^③归还给法国人。”

“我们确实已经把怀特岛还给了法国人，”我耐着性子回答。斯坦福德对于新闻的理解力，通常不会越出甲级棒球联赛和女演

① 克里米亚是前苏联现乌克兰欧洲部分南部的一个行政区和半岛，位于黑海和亚述海沿岸。在古代它曾被希腊人和罗马人统治，后来又被东哥特人、匈奴人和蒙古人侵占。它在1475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征服，在1783年这一地区被俄国吞并。该半岛是克里米亚战争（1853—1856年）的战场，在这场战争中英、法和土耳其联合军队击败了俄国军队，但克里米亚本身却没有易手。

② 亨利·瓦兹沃思·朗费罗（1807—1882），美国19世纪最著名的诗人，著有《海华沙之歌》（1855年），并翻译了（1865—1867年）但丁的《神曲》。

③ 英吉利海峡中的一个岛，与英格兰中南海岸相望。是著名旅游胜地和帆船运动中心。

员萝拉·瓦乌姆的范围。

“噢，是啊，”他嘴里嘀咕着，眉头拧成一个结。“我们已经归还了，难道不是吗？咳，我们真不该还掉的。联合国以为他们是谁啊？”

“我不大清楚，不过要是杀戮停止了，他们会得到我的选票，斯坦。”

酒吧老板愁眉苦脸地摇了摇头，戈登·达夫—罗莱克斯爵士接着发表他的演说：

“……俄国沙皇罗曼诺夫·阿列克塞四世，的确对克里米亚半岛享有绝对的统治权，这一点是难以质疑的。我也是盼望有朝一日可以撤回军队的人当中的一员，只有这样，才能避免一场浩劫，这场浩劫只能用‘人类生命和资源不计其数的浪费’这话来形容。”

“蛤蟆新闻电台”的女新闻播音员重新回到屏幕上，又跳到了下一条新闻——政府预备把奶酪的关税提高到百分之八十三。毫无疑问，这项不受欢迎的决议将会使更多胆大包天的公民包围住奶酪商店。

“杀戮明天就能阻止，只要俄罗斯人撤退！”斯坦福德挑衅似的说道。

这并不是他和我都理解得了的议论。就算你自认是胜利者，也对克里米亚半岛没多大好处。唯一的一块没被炮火轰击搅得一团糟的土地业已受到大面积开采。无论从历史还是从道义的观点，克里米亚半岛都应该归属于俄罗斯帝国；头脑清醒的人都该明白这一点。

下一条新闻，是在威尔士人民共和国发生的边境冲突问题；没有人受伤，只是在海伊附近的外依河上空发生过枪战。尤其胆大包天的是，那位年轻的终身总统奥韦恩·格林德华四世，谴责英帝国主义者渴望建立一个统一的不列颠国；同样胆大包天的是，针对这一事件国会甚至没有发表一项正式声明。新闻接着往